



源於奧運

李漢源

奧運電視版權費固然是天價，但其實除了奧運，其它體育項目的電視版權費也相當昂貴，例如足球世界盃、亞運會、NBA籃球、英格蘭超級聯賽及一些世界各地足球賽事等等，雖然近期足球版權費有回落跡象，不過亦是屬於偏高的價格。

先說說我們香港每屆也派出為數不少的運動員參賽的亞運會：上一屆2018年亞運，香港奪得8金18銀20銅，合共46面獎牌，這並不是一個小數目，但有多少香港市民可從電視分享得到那個時刻呢？其實過往亞運會香港獲取的獎牌數目也有一定成績，奈何電視台因為成本問題未能作全面報道；還記得2010年廣州亞運及2014年仁川亞運，兩屆版權費合共800萬美元，要從何決定這個數字是屬於便宜或是昂貴呢？這視乎電視台覺得是否可以靠亞運這個項目「賺錢」來定義其商業價值，但電視台每一屆亞運也虧本，各贊助商對贊助亞運會興趣亦不大；即使贊助，也不願意投資太多金額，最後造成電視台入不敷支。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亞運屬於綜合性運動會，而綜合性運動會因項目太多，觀眾會選擇自己喜歡的項目去看，加上一些電視台因成本關係而未能直播香港隊的比賽，造成收視率普遍偏低。

過去亞運會的版權，版權商曾經試過把足球世界盃及亞運會，合併一同發售，如果你購買世界盃則必須要一同購買亞運會的版權；從這點也可以明白亞運會在電視台的商業價值了，但你可能會問，那為什麼廣州亞運及仁川亞運的版權費又

淺談亞運版權

會達800萬美元這麼昂貴？這就是所謂「競爭」，在當年2007年由香港兩個電視台的「競爭」所造成。至去年2018年印尼雅加達亞運會，版權商開出的價錢是200萬美元，已經比仁川亞運時回落一半有多，但也是沒有香港電視台願意接受，最後在距離亞運開幕不足一個月的時間，有線電視才以版權商所開的十分一的價錢購得；而在製作準備不足及版權商限制播放時數下，很多香港隊的比賽片段未能播放，香港觀眾未能收看。

社會的運作形式不斷改變，尤其以電視傳播最甚，香港電視行業現今面對着網絡及多媒體的衝擊，經營自然比以往困難；當商營電視台未能做到大部分觀眾所需求的資訊，例如：有關香港體育項目、香港運動員比賽等等的知情權，當然政府的資助不是唯一的方法，而是政府或政府電視台能去參與報道這些大型綜合運動會；在世界各地很多政府電視台也是有參與報道體育的，如香港能夠嘗試及仿倣一下，只是想像都令我這個體育傳媒人充滿期待！



■攝於2006年多哈亞運會國際廣播中心。作者提供



連盈慧

連盈慧

大約一年前，看到有家新開小店，招牌「白果」二字行頭，另外兩個字似乎是「告白」，記得不大清楚了，新派生意人常有不為人容易了解的構思，所以很難明白賣點是小食還是飲品，總之直覺一定與白果有關，從來傳統開店的人，都有令人不明所以的迷信，就是忌提「白果」二字，可以想像小店的店主一定是新派人物。由於匆匆路過，瞥一眼店內燈光微弱那種格調，更足以斷定是近年興起的新潮店子。

對「白果」的印象特別深刻，總想有好奇嘗試是什麼新產品。

那天有點閒情，路過那家「白果」小店，怎知已封了招牌，結業了，門前站着兩個嬌小玲瓏打扮雅素，年齡不到廿歲樣貌娟好的女孩子，在出售放置在面前小桌子上擺放着的幾件生財工具——都是些像化學儀器般的玻璃小瓶子，形狀奇特，非內行人，也未必懂得如何使用，大概盛載「白果」的儀器吧。



獨家風景

呂書練

互聯網對人類的貢獻就是帶來很多方便，包括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，給人類提供了溝通、交流的平台，而社交媒體更令民意得到更全面的呈現，尤其對於心高氣昂的青少年的呈現，以及那些平時不擅言辭的「宅民」。

人們只需坐在電腦鍵盤前乃至對着手機，就可以跟遠在千里的親朋對話，更可以在匿名掩護下，在網絡上跟陌生網友分享心底最私密的經驗和感受，學習新知，甚至借助這個平台從交流資訊、交換物品、共享社區到發展成龐大的互聯網生意或經濟……

然而，萬事有利也有弊。網絡的自由、隱秘和無限往往容易令人沉迷，尤其是好奇心重又自制力弱者，不自覺地把虛擬世界當真實，以致出現網絡成癮症，更形成圍爐取暖式朋友圈。有人還不停地轉換身份遊走於不同的網絡社群，以誇張的語言煽動情緒，網友就一窩蜂出來。

在好長一段時間，新聞界被視為是行政、立法和司法之外的「第四權」，配合新聞自由理念，以及新聞報道的真實、客觀、公正三大原則，把信息傳遞出去，肩負揭露社會不公義現象的職能，並發揮監督作用。

但到了社交媒體時代，信息傳播

便推想到這兩個女孩子必然是小店的創業者，旨在嘗試推介她們的新產品，可惜吸引不到珍珠奶茶之類粉絲，生意就做不下去。

年輕人大多有創業豪情，就是想法過於浪漫，成功率往往不如意料中理想。台灣夜市林立的小食攤檔，便多這類創業小檔主。有回旅遊台灣，公車上望向遠處偏僻的角落，路邊一個獨自擺檔的年輕人悶守着他的滷鴨攤檔，人煙不多的地方，看來生意不會好到哪裡吧，三小時後公車回程，經過同一地點，年輕人攤檔的三隻鴨子擺放位置原封不動，碰巧看到他在這兩秒鐘張口仰天嘆氣，可見創業之難不足為外人道。本錢得助於父母還好，辛苦積蓄來的小本血汗錢，一旦泡湯，也不免折磨壯志士氣。

台灣年輕人找不到工作才迫於創業，香港情況則相反，小店小店滿貼海報低聲下氣聘請不同職位員工，依然事浮於人，香港年輕人沉迷做小老闆的美夢，完全不是台灣年輕人那般心境了。

網民和第五權

變得更便利，只要擁有一部智能手機，恰巧在事件現場，任何稍有拍攝和文字基礎的網絡使用者都可以充當「記者」，即時把影片加點文字說明，上傳到社交媒體。由於快速和「原始」（部分真實），以及同道中人的共議和分享，往往比經過認真審核、編輯過的傳統媒體的報道影響更大，因為已造成了先入為主的「第一印象」而深入人心。而且，網絡上不受限制的「自由言論」，也往往看到更真實的庶民意見。

這些網絡民意雖然飄浮不定，卻可以補充傳統新聞報道的不足，同時反過來起着監督新聞機構乃至記者報道偏頗的作用。所以，西班牙資深記者兼新聞學者伊格納西奧·拉莫內特（Ignacio Ramonet Miguez）將這種網絡及其網民的影響力歸納為「第五權」（Fifth power）。

很多人說，現在的遊行和示威「沒有領袖、沒有大台」，這是相對於傳統和和平示威模式而言，但在網絡時代，大台和領袖已由現實轉向虛擬世界，由真人示眾，轉為隱瞞身份，由權力集中轉為分工合作，躲在網絡之後的「輿論領袖」和戴着面罩的「街頭戰士」互相呼應。這當然不夠磊落，卻很真實，也足夠人頭痛。



方寸不亂

方芳

惹火的布

沙田激戰、金鐘激戰、上環激戰、元朗激戰，每一戰都令人心心傷……暴力處處，對於慣慣太平盛世的香港人，好日子似乎到了盡頭。

然而，太陽每天升起，日子還是要過的。朋友約飯局找地點，第一句就會問，那裡會否有示威？有人調侃說，示威不可怕，只要會着衫（顏色），大家是在苦日子裡找笑點。

衣服是惹火的，連布也不例外。朋友到女人街平日幫襯的改衫工場，店主大吐苦水生意難做，曾經有兩個小青年上來要買黑布，改衫阿姐告訴他們，這裡只改衫不賣布，小青年再問哪裡有黑布賣？阿姐說不知道。小青年教訓阿姐：「嘿，對香港事情不支持！」阿姐只懂改衫不懂賣布，也要被訓話，當然有點光火，要求他們離開，不要阻住做生意。

過了兩天，小青年又來了，拿來黑布和白布兩幅，要求阿姐縫製兩條橫額。阿姐又說，這裡只做改衫生意，不做其它縫紉。小青年不解說，你們這裡有縫紉機，車幾行線不是很簡單麼？阿姐一再表示，很簡單也不會做，她們只做改衫。小青年對被拒很不解，大罵改衫工場「沒有一點公民意識」。做生意有自己的原則和自由，不做你的生意，也被上綱上線「對香港事情不支持」、「沒有一點公民意識」。大抵小青年以為，他們幹的是「香港大事」，不是香港人都會全參與嗎？

花墟的花檔，也曾經被客要求買白菊花（據說是作悼念用途），因為花檔沒能滿足他們的需要，又被包圍指罵。

電視新聞就有過這麼一幕：一幫學生去港鐵站貼「連儂場」，被當地市民喝罵驅趕，一位女學生離開時就涕淚漣漣地說：「他們罵我們是早由！嗚嗚……」這些孩子平日不曾被父母大聲罵過一句，做着自以為「正義」的事，卻無端端成了過街早由，頂不住奇耻大辱。

孩子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嗎？個個都高呼「香港加油」，但他們天天都在為香港「倒油」，能有滿油的一天嗎？

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